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録
門人黃廷元鵬遐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一

楊喬

東漢楊喬、字聖達、本河東人、高祖茂、從光武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三世、以罪國除、因家焉、父扶、字聖儀、爲交阯刺史、有能名、喬官尚書、風儀偉麗、帝喜其才貌、召尚以公主、固辭、不聽、因

不食七日而卒、喬爲尚書、當桓帝時、前後數上書、直言政事、其薦孟嘗表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　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

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資。邀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脩息、忘身進賢、孟嘗盖喬同郡人也、竇武薦喬文質彬彬、明達國典、不究所用而卒、喬有弟曰璇、見別傳、

論曰、人之志量相越。固不遠哉。好色富貴人之所欲也。椒房貴主。自喬視之。若處子之避強暴。求脫不得。則縊以死。蓋禮重於色。義重於生也。天台方季孺以徐孺子爲漢季一人。及觀楊喬事。曰孺子不孤矣。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耶。知言哉。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心之言。千古合券。讀其辭可以知其志矣。

駱賓王

（唐）駱賓王、烏傷人、父爲博昌令、賓王少負志節、七歲、能賦詩、善屬文、與王勃楊炯盧照隣齊名、號爲四傑、以薦爲道王府屬、王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調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記、賓王以母老、爲書謝之、無何、調長安主簿、擢侍御史、時武氏以母后君臨天下、數上書諷諫、得罪下獄、賦螢火咏蟬諸篇、旣得釋、謫臨海丞、仍棄官遊廣陵、作詩曰、寶劍思存

旌金椎許報韓會徐敬業起兵署爲府屬賓王爲作檄暴武氏罪狀后讀之都不爲意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左右以賓王對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乎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之江南遊靈隱寺時月色清霽吟步長廊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思忽不屬一老僧在側曰少年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驚訝遲明訪之則不復見矣或曰此駱賓王也敬業敗天后捕之急將帥猝不能獲則求其貌之似者函首以獻敬業爲衡山僧年九十餘

卒、賓王亦爲僧、偶至靈隱、同歲卒、反葬故里、故今義烏有賓王塚、或曰、明正德九年、臨海人鑿龍池於城東黃坭口、得賓王墓、衣冠如新、少頃滅、封以土、而取其石、蓋皆傳疑云、

論曰、駱賓王慷慨節俠士也。當牝雞御極。篡竊神器。如狄仁傑徐有功之賢。猶且依違朝列。賓王首先倡義。指斥不諱。其輔敬業。蓋將成劉章滅呂之功。五步之內。銳於剛捷。一擊不中。卒以不振。論者於是輕加誹議。則是孔光張禹爲賢。而劉崇翟義不能免首亂之罪矣。朱子作綱目。書英公李敬業

起兵予敬業也予敬業予賓王也若裴行儉所論器識排擯四傑區區以榮名相士豈篤論哉

舒元輿

(唐)舒元輿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為延譽由是知名元和中應舉場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也羅棘遮截疑其作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今貢珠貝金玉皆承以棐筍皮幣而進賢者顧若是耶又言

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吾格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格令可乎。元輿既登第、調鄠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按劾深文、無所縱舍、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輿雅自負、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書闕下、不報、又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於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武帝嗟其見晚。臣所上八諭言。出入今古。皆可以輔教化。

扳犀之所擢象之齒。豈王爻等可比哉。盛時雖逐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激昂、出示宰相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眞兼刑部侍郎、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甘露中、與李訓謀誅宦官、事敗、爲仇士良所殺、弟元褒、元肱、元迴、皆第進士、元褒爲御史中丞、丰裁甚峻、早卒、餘皆遇害、元輿爲相日淺。然平時收名物望。尤加意舊德。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執政所軋。致閒處。至是悉還高秩。志淸君側。死非其罪。識者傷之。

先是嘗爲牡丹賦、時稱其工。一日文宗覧闌微吟曰、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背者如訣。徐憶爲元輿賦中語。爲之淒然泣下。雜著有鄂州重巖寺碑、閒國學記、御史臺中書南院記、桃源書記、斷琴志、玉筯篆志、養狸志、悲劉藤文、砥石命、他詩若坊州按獄、讀唐歷、贈薤記室、橋山懷古、贈潭州李尚書、讀其辭、其志、節、亦、有、可、得、而、想、者、

論曰、李訓鄭注舒元輿、謀誅宦官、事敗身死、唐時士大夫反有快之者。於是有其時誅三孽之語。則貿理甚矣。夫文宗之畏宦豎。如豺虎之在其側不

能頂刻安者。有能除之。則除之可也。元興等以卓
茅賤士。介身登劉。受付托之重。而清君側之奸。勢
不得不有所自樹。以大其援。所不得不有所擯斥。
以去其與。而其時舊臣世家。皆以專權嫉之。身死
族滅。又無人以暴其冤。即秉筆之士。沿習一時之
餘論。以肆詆譏。要之非公論矣。夫訓注非君子。而
其志不可沒也。元興黨訓注。而其心非爲邪也。使
元興等功成。朕幾神龍之五王。即不成。亦不失爲
東漢之陳蕃竇武。綱目書李訓舒元輿鄭注謀誅
宦官。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曰誅。與討賊也。曰

不覺惜之也曰仇士良殺訓注元輿殺無罪也余
故列元輿於忠臣不使與攻文之士齊科也

梅執禮

宋梅執禮浦江人字和勝崇寧中登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武學博士大司成强淵明爲學相言其賢相曰吾未識其面或告執禮宜一造謁執禮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既官比部員外郎則言楊戩詐妄廼取茶務官給事中則論林攄冀復執政孟昌齡貿屋不還內侍張祐求賞等事皆可其奏遷吏部侍郎時宰相王黼與執

禮普置酒私第歌舞燕樂執禮當席而歎曰國家多
難非大臣歡樂之日黼愧而鄙之乃以顯謨閣侍制
知蘄州未幾奪職明年徙滁州時滁苦榷賦額重奏
減三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鎭江府召爲翰林
學士晉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國用不足執禮
請以禁內錢隸度支凡六宮廩給皆出有司供進以
節浮費金兵入寇執禮勸帝親征而太上帝后及皇
后太子皆出避不聽俄而失守二帝如金營執禮圖
爭不從乃太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兒不能久依
膝下矣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勿

以我老爲念。是日郎以其母屬其兄去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密結軍民得數萬人事未及舉王時雍使范瓊泄其謀又以金幣搜括不時至官者告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而執禮力言百姓蒙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爭之甚。固金帥怒乃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禮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捶殺之而梟其首建炎二年贈資政殿學士謚節愍執禮之從父曰溶以儒受薦爲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

二年、冬、盜發淸溪、掠歙睦、遂破杭、明年、春發衢處相
繼陷、兵及境、溶勢不能敵、遂死之、執禮爲言於朝、官
其二子、
論曰、鄭淸逸云、楊溶殉難時。執禮哭之曰。吾從父
一老儒生。攝百里之地、而膺虎狼、身死不顧。嗚呼
烈矣。曾不數年。而執禮亦死靖康之亂。何楊氏之、
多、賢乎。當金圍汴時。使執禮出避之策行。亦不至
太上帝后。六宮諸王。皆連頸組繫。而就俘也。豈太
宗開國不仁。宜舉族行北轅之慘。而忠言不納耶。
至於誅劫爲而討泄於賊臣。郤征求而讒生於奸

豎以至强敵逞怒碎首國門主辱臣死身雖不存而大義伸於千古矣

陳德固徐道隆姜綬胡壄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爲京城守禦司屬官、城破、獨率所部與金戰、死之、子巖肖、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侍郎、爲時聞人、有庚溪詩話傳世、

徐道隆、武義人、寶祐二年、以世賞銓中第、仕至大理卿、遷提點浙西路刑獄、至元丙子、領軍入援與城隔、道隆抗節不屈、手持憲節、與其子俱自溺於湖、死之、

婁綬、武義人、靖康元年、金人犯東都、詔發士赴淮陽、趨府師入援、綬時爲守禦督、奉詔纖諸潑、犯圍而出、敵騎獲焉、駡而死、妻陳氏、年二十三、生一子、曰特立、幼、或欲奪其志、則引刀截髻以誓必死、撫其子、長而教之、特立孤貧力學、淳熙閒名試除閤門舍人、歷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胡楙、金華人、事親以孝聞、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方臘兵薄城、官吏皆遁、或曰、先生盍去諸、楙曰、吾先人以武勇著聞、而身以八行舉、不能執兵禦敵、而抱首鼠竄、不幾負朝廷辱先世耶、城陷、合家死之、後贈奉

議郎官其二子

論曰徐道隆持義慷慨抗旌勤王父既死忠子亦死孝較之卞壺袁粲又何多讓陳德岡姜綬畢勢一俤俱有賢嗣位躋崇階天佑忠良何其至哉胡楚白首一麾捐身殉難可謂見危致命彼世之躬膺民社平日極富貴尊榮之樂一旦國家有難則屈節求生聞楚之風亦可少愧矣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東陽人政和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與侍書路允迪使金議割太原

中山河間三鎮、爲奉帝詔、據城不下、金怒、囚之雲中、將茂實兄綱、已降金、通判代州、粘罕素聞茂實名、欲用之、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行、以慰其志、徽宗北行。茂實泣請從侍故主。金不許、欲大用之、茂實不從、遂留雁門、憂憤成疾、乃囑其友朔寧府理董詵曰、我死當以奉使黃旛裹屍而葬。題曰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敘畧云、某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仗節旛裹其屍、及有篆字九、刻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如死竄徼、則乞骸骨歸其

詩曰、擅槀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疆復盟好、仗節來偷關、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窮荒、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捲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遂我心。詎不汚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望風奔。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斷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為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則死劍鋩。殄我不須衣。裹屍以黃蓨。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刊。我室尚少婦。兒女皆

上頭四海無置錐。飄流倍辛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饑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何悠悠。思鄉背沉寃。他時。風雨。夜。草木。號客。山奇。本、余人哀其忠、爲起墓祠祀之、後黃誌自拔南歸、上其詩、則能闕闈學士官其二子、

論曰、元好問中州集。載茂貞始蕪人。通志作臨安人。要之、奉、使、自、署、其、名、夯、矣。當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以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茂貞果何如也。蓋人臣之節。如貞婦然。一失身於人

則不可復贖。幸則皓首還鄉。不幸則沒身沙漠。然而其人雖亡。其神不滅。千古以下。凛然如生。如虛中歲一失足。遂終身不可復贖矣。

呂祖儉　呂祖泰

祖儉。金華人。字子約。祖謙弟也。受業祖謙。孝宗朝。以父任授官。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上書。必欲終期。朝廷從之。仍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後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冑當國。命右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所有過。亦不至誅危社稷。如言者所云。侂

胄案曰呂寺丞乃領我事耶會祭酒李祥爭昔以疏
爾汝怒罷斥而祖儉復上書訴曰汝愚之忠併論朱
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辭甚鯁直
書既上束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
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批祖儉意在
無君罪當誅竄逐猶爲寬典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
祐初所上十事因言曰如公著者眞社稷臣猶將十
世宥之前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
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則聖朝有殺諫臣之名上問
祖儉所言何事乃知前旨不出上意侂胄乃揚言於

朝曰、復有救祖儉者、當以新州處之、衆皆畏懾、或謂
侂胄曰、自趙丞相去。物議譁然。不當復投祖儉瘴鄉。
以益謗。侂胄悟、令改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
令歸葬、謚曰忠、從務行簡之請也、祖儉之謫也。朱熹
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
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爲。不能一言報效。乃令子約
獨舒憤懣。觸權倖而蹈禍機。抱愧深矣。祖儉報曰。身
在朝。行。見。時。事、不。平。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
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閉戶讀書。
日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特言

士大夫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罔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皆私也若予以為名言時有汪度者字時發祖儉從度與偕行伴送官承宰相風旨途辱祖儉度怒斥責之且欲與同適所在獄朱晦菴聞而高之曰聞時發裂裳裹足與遠道客為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予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又得賢者與居可以忘其謫矣又度弟章者方就秋試相距僅四日聞祖儉卒遽舍之就道以其喪歸又有張埈者為建康幕官聞祖儉謫即解裝質錢帛間行追之及於信安悉以遺之三人者皆金華人而東萊門人

也。祖儉所著有大愚集。

呂祖泰、祖儉弟也、祖泰性疎達、尚氣誼、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貶、祖泰語人曰、自吾兄以直言謫逐、舉朝箝口、我雖無位、必以直言報國、當少需之、未可以累吾兄也、及祖儉卒。乃以布衣擊登聞鼓。上書乞斬韓侂冑、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也、陳自强侂冑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筦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

師旦以滑耶從龍。而得節鉞。符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滑耶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符乎。佗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佗胄。師旦。周筠。而罷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佗胄怒甚、侍御史陳讜乃劾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下祖泰臨安府獄、杖配連州、時治府者、爲宗姓、據案、作、色、詰、制、挺、祖泰乃大呼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其爲何人家計安危。而得斯辱也。尹大慚。趣訖其罪。使去、後復以桂松奏、再杖配欽州、祖泰自期必死、冀

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嘉定初名補上州文學改廸功郎卒

論曰自佗胄柄國諸臣多阿附以得美官正人端士擯斥一盡而吠聲由竇之夫分置要途廟堂之上皆韓氏之厮役祖儉不顧雷霆之威直言不諱身死蠻鄉難矣祖泰無半綸一命之榮以一介布衣而傚朱雲之請劍迄今讀其章奏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於諸兄何遜焉汪度二三君子急同聲之誼忠難與共雖古要存何以過是呂門多賢信哉

貫廷佐

賈廷佐字子野其先真定人丞相昌朝後也博學多文剛毅有大節靖康之亂隨蹕南遷遂爲東陽人登紹興二年進士爲嚴州桐廬主簿時金使張通古偕王倫來以詔諭江南爲名而秦檜力主和議人情憤憤廷佐乃上書曰臣聞道路之言謂王倫賣國要致金使名詔諭江南堂堂中國謂之江南旣曰詔諭必有詔以諭陛下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要金使以詔來不以爲怪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號天取死誠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爲金人諸侯取笑萬

世也。臣聞端拱二年。太宗因邊警。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筭。又念合以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洞識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虛心採擇。不以疎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詳審。不妄發也如此。況彼當時。疆埸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今日金人不遜。名以講和。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果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皆以聖意所主。保守祿位。不肯正言。國有大辱。勢將傾危。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金使必以歸帝后還河南故地爲

陛下以拜者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爲紿我耳天下之
勢兩敵則講和易成我弱彼强則彼以術我爲心何
和之有昔項羽與漢約割界鴻溝已而項羽所兵誚
可高枕而有滿束之地無何口血未乾漢用張良陳
平計追羽固陵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況
今十有二年之間彼日以和紿我盡皆空言無一諾
信遷延至今遂有駱論之使爲一屈膝受詔則與日
號令悉由彼出且將命我以所難從稍忤其意則師
出有名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金將無置錐之地矣
陛下無謂我弱不能與金角聊直爲壯曲爲老漢高

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壁之役。宰冢盡亡。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自秦漢以來。出師之盛。所未嘗有。光武以三千之卒敗之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以天下之大。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爲財用。有人民以爲依附。有人才以爲任使。成漢高光武之烈。直易事耳。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陛下誠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乘衆心之義憤。誅王倫。拘金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慎選大臣。分任內外。以雪大恥。以復境土。以取陵寢。

以迎父兄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
萬不侔也書上不報及和議成復上書曰臣聞季文
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士大夫寵榮
而飽不以國家爲憂唯李翺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
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使當時君子皆易
其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
金使以詔諭爲名無禮至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
鷹鸇之擊徒懷李翺之憂流涕痛哭遣人上書自量
瀆犯天威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

見道路沸傳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需索遂迎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信如王倫之說奉敵人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舞干格苗同日而語此陛下修德所致耶威武所致耶抑朝有大賢敵懼而爲此耶陛下自視三者茫然未有則向之所以陷陛下者正可以爲邪不可以爲賀陛下寧不念建炎以來敦遣使人冠蓋相望徒爲紛紛畧無少效雖微步諱且尚不得聞今日遽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爲君子長者之事自古所未有也方金之深入也席

擄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爲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自今以後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縱使敵人悔禍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還我故地則彼之德我甚厚異日有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金甚謹而金忌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其凶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爲今日之事既墮敵之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陛下必欲以母兄爲辭臣事敵國偷爲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墮於陛下之手復何面目乘黃屋以

王天下哉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乘於時今天下切齒皆欲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爲陛下死陛下一旦震怒屏絕和議與四海誓雪大耻則中原可取何憚而不爲此大效衰弱之弊莫先於自强陛下春秋鼎盛藉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受敵凌侮以藩鎮自處貽笑後世賈誼所謂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倘於此時翻然易慮因天人之共憤振不測之怒用之而勝可以建光武中興之業不勝保守長江尙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憐於人下哉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惟陛
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爲大宋中興之
主則天下幸甚儻一優柔不斷姑且苟爲之辭封囘
敵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爲之謀亦不
失策若必信王倫爲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
以復故地則是墮彼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願抉眼
國門以觀越人之沼吳耳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
誅殛然憂國之懷不能已已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助
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
哉書上以官卑不爲秦檜所嫉張九成鄭剛中等亦

頗佑之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轉台州遷詳定司勑令所刪定官復以潘良貴薦知處州廷佐以國勢日替居嘗悒悒懇辭致仕歸卒贈朝奉大夫

論曰吳師道云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惑於秦檜之謀忘讐請和屈膝聽命群臣交口合辭以爲不可而胡邦衡上書尤切直金購以千金讀之驚歎廷佐時爲桐廬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皆其君所不能堪邦衡遠竄而公顧弗及何與豈以言不斥檜而獲宥與當時言者如李綱以下二十餘

人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獨不得齒名其間又豈以下邑小官在所畧耶吁世知誦邦衡之書而不知有賈惜哉然自師道登其書於敝鄉錄至今遂爲文字之鴻寶而增建炎奏疏之光表彰之功顧不大哉

杜仕賢

杜仕賢字希聖東陽人年十五通尙書大義善屬文開慶己未以右庠生抗疏論丁大全欺君誤國朝議韙之大全遂得罪甲子星變詔以五事求言仕賢復詣闕上疏曰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目擊時艱出位

言事陛下容之久矣臣曩者言丁大全誤國欺君之罪幸已施行今有罪浮於大全者上激天變彗出柳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與吏治或湮鬱與民生或寡遂與訟獄或繁冤與貪暴或肆毒與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即宋公一言熒惑退舍之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五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賈似道也似道本市井浮薄以戚畹瑣娼冒領方面歸相五年驕恣日甚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明詔五事臣得以歷言其罪陛

下詔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則者國之命脈。而折閱不與稱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名者未必至。至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曾不留意。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掾狙獪之權。以專使之遣。而奪商賈之利。百姓相與蹙額。似道方且誇詡功能。以欺天下。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一摹吏之治。掾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爲中牟令。郡守任千里之責。誰爲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爲福星之

子駿此其遠而在外者至於縉紳朝列尤多可議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爲能臺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閹宦去者今則類以緘默尙卿大夫有言戚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闒茸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於逢迎掌成均者例務於鉗制持從橐者惟巧於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二民生邦本之所係既困於庚子丁未之饑又困於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勞來安集猶恐弗蔇詎忍於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

之而便也始之和買給告牒而縻其價民怨已深矣之換易取賞賻而抑其直民病滋甚管推者利其餘而多收斛面承佃者苦虐取而不免寬身分司創置吏卒旁午不惟鬻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鄰居之人俱無寧宅民怨至此而極切恐一二年後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下戶胥而爲盜賊公田之害如此彗星之所以示變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三訟獄民命之所關今之典獄者貿易是非顚倒曲直揮通神之資則生可致殺挾炙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視讞三上者同一仁恤吏奸巨測先時而決者有

之易地而藏者有之倖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寃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寃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寃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施造白劄欺軋平民獄訟之繁寃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四貪暴生靈之巨蠹似道貪暴之尤者也一種惡類盤錯中外非其博徒則其狎友或以奇巧結納或以貨賄媒進媚嫵小子濫典畿輔溪壑無厭羅織肆行遂激常山之紛擾杼庸老贅司牧廢邪裴褎自豐掊克不恤激成容寇之賜張不特此也若潘巨邵貪暴貨黎包

正貪緣。終身不改。民心忿怨。盜賊並起。貴者難行家法。戒貪有詔。而貪暴曾不少戢。誠以似道乃貪暴之根。此根不除。雖日下詔旨。月須國法。亦無益也。貪暴之肆毒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五。古者三公職在燮理。丙吉以丞相之尊。而問牛喘。慮陰陽之舛也。比者嘉禾枯木之瑞。似道侈然表賀。陛下嘗賡歌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盍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昔元豐三年。有彗星之變。王安禮應詔上疏。論大臣之過。宰相王珪欲其條奏所以上。曰大臣當宣導下情。

不應阻格人言。壅蔽人主。今臣之陳言。未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卽神宗家法也。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臣願陛下時發睿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諸所繆戾。悉與改正。以謝天下。以囘天意。五日之內。彗星不滅。則臣甘受瞽聖欺天之罪。否則弊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有在。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矣。疏上、舉朝駭愕、咸淳乙丑、仕賢登武進士第、授承節郎、官武岡軍新寧縣、隣境多盜、其守牟獻之名仕賢以義兵千餘人、勦之、逾月、卽平、盱眙軍守閫其名、辟爲安吉州僉廳、以母憂歸、卒於家、

論曰宋學士濂題貫定諫疏云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為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為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其時之君雖不能行而能容故國雖不振而道常伸天台方孝孺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為之言以布衣之賤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如此是皆三代以下之所無而後

世所當取法者也

李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學於呂祖謙鄉舉及太學舍選俱第一釋褐爲饒州教授擢國子學錄以上書非是罷復起爲江西轉運幹官使者布條格稱提會子第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是誠之曰使君儒者而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爲罷令久之知鄂州制帥涖下頗峻誠之以書箴之曰鎮壓不可無威然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宜裁以獨然必博

咨以蠡攀策將以為名言改知蘄州公知金人必敗盟大修戰守備教閱廂禁兵民置惠民倉積穀數萬斛與帥臣何大節議禦敵之策皆不聽嘉定十四年二月甲子金人絕淮而南陷六關圍黃州分兵犯蘄誠之時已遷職代者未至欲先遣其帑歸聞難而止而州兵之迎新者半民兵亦僅存千餘人乃選城中丁壯分城固守募敢死士迎敵遇於黃榿橋破之治數日敵擁衆臨砂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敵兵大至決湟木焚戰樓又遏而却之又明日敵人移兵要衝將渡薄諸險而擊之殺其渠帥一人餘皆奔散然敵

雖挫。自是謀益巧。攻益力。遂蟻附城下。圍之數重。燔其外柵。誠之爭之。殺將卒數十人。奪其所佩印。三月丙戌朔。敵攻西門。射却之。有據胡床而指揮者。一矢殪之。敵於是造望樓。高出於城下。瞰城中。則爲疑兵以惑之。旣又使人持書來脅降。斬其使。以書還之。越二日。敵大張攻具。則禦以長斧巨石。當者糜碎。夜則使人斫其營。毀其梯衝。前後踰再旬。大小十餘戰。皆克敵。終不能得志於我。無何黃州失守。金人併兵十餘萬。合圍。朝廷方命馮楫援蘄。擁重兵遷延不敢進。公神色自若。方厲將士勉以忠義。而降將涂揮者僞

以兵八百入援、公知其詐、夜率衆縋城而出、敎之登城、城遂陷、誠之猶率兵巷戰、自子至寅、子士允、兄子士宏、皆力戰死、誠之乃望闕再拜、以州印付虜兵周俊、使歸朝廷、謂家人曰、速死、毋辱、遂引刀自刎、士卒皆死、無一人降者、妻許、子婦、孫女、皆赴水死、通判秦鉅、敎授阮希甫、並舉家殉焉、鉅秦檜曾孫、阮無考、誠之四子、惟長子士昭、以還家獲免、事聞、特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仍詔蘄州郡邑立祠祀之、

論曰、眞文公德秀表正節墓云、公藐然一儒生耳。

使其從容朝署。不過以有德莊士目之。一旦憑危堞。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陣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堂堂大節。視張睢陽何過遜焉。開禧中、德秀與公同官藩幕。嘗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儒八字箴也。德秀歎佩其言。一日有遺書廟堂。以糜捐自誓者。公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當為君父死。可輕以許人乎。至於被圍。謂同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然至當與君等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其素心堅定如此。人徒知公倉卒所出之絕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其視

事。勢。窮。迫。不。得。已。而。死。者。未。可。同。日。語。矣。公學主力行而克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貌粹穆使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凛然不可回奪德秀久從公遊皆竊以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惟公有焉使其得志行道扶顛持危皆所優爲惜也巨木百圍不獲棟梁九廟而暴風疾雨仆之窮山中爲世道人材計可勝痛哉公在蘄時置惠民倉已經變亂公私廬舍俱盡而此倉獨存遺民來歸者頼以濟公雖死而其餘惠尚足以救生靈則其他可知矣世亦言公守蘄有遮蔽衙巢功德秀則

謂公之一死，其激昂天下之臣子，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所以興起義烈者，直與天地爲悠久，區區保全二郡而已哉。

童必大　許伯繼

童必大，義烏人，受業於楊忱中，登嘉定丁丑進士，授竹山令，有惠政，歷安定知府。開慶已未，裔寇圍城，必大歎曰：死生有命，忠孝豈能兩全。督兵出戰而死。許復道哭以詩曰：百戰孤城身死義，忠魂凛凛在人間。

許伯繼，東陽人，子艮子，以世賞官處州司理參軍。元兵下襄陽，都督李珏開府處州，辟授機宜文字，未幾，

移閩、永嘉、元兵入臨安、宰相陳宜中、奉衛王、益王、由海道至元兵追及之、力戰數日、城破、李珏降、伯繼被縛、不屈而死、伯繼學有根柢、履蹈貞確、卒能見危致命、士論欽之、

論曰、必大守土之臣、臨敵致果、身死封疆、宜也、伯繼職居參佐、握筆戎幕、不惜身膏鋒刃、伏節死義、儼然專閫之臣、而屈膝軍門、而縛求生、辱矣、

章埴胡德廣唐元章　良嗣元嘉附

章埴、永康人、德祐間、元兵下臨安、浙東諸郡、以次陷沒、而益王立於福州、建號景炎、正朔未失、埴自念世

受國恩與其弟暨傾家募忠勇得義兵數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珏以聞、授堉直秘閣知婺州元兵大至、迎戰於丁鼠山、既而援絶城遂陷、堉與暨皆死之、永嘉吳洪曰、堉兄弟少有文名、聞滯下位、卒以孤忠自奮殉國、以身功雖不就、其志則已烈矣、

胡德廣東陽人、性倜儻、讀書通大義、元兵渡江、姦人乘亂焚掠、德廣招集忠義、以鎮陁之閭邑以安、授迪功郎、僭府尉不上、德祐二年元將伯顏下臨安、江東郡縣望風降附、德廣乃嬰城固守、會永康章堉起義兵、收復婺州、遣人邀之、德廣不往、曰吾一步離東陽、

則肘腋之地皆盜賊矣。既而婺州破、元兵及境、德廣迎戰、被獲、不屈死、之妻朱氏亦自刎、杜仕賢爲之贊、

唐元章、蘭谿人、兄曰韶、嘉熙間以漕魁中南省第二、嘗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大建戰功於襄陽、未畢所用而卒、元章爲文思院官、其子曰艮嗣、爲建德軍準備差遣、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艮嗣起義興復、元兵歷蘭谿、迎戰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追及於龍游、元章戰死、元主帥以雙虎符金牌招艮嗣、不從、亦戰死於儒霞嶺、時稱兩義士、今儒霞嶺有

唐將軍廟元章之玄孫曰元嘉元時以進士官浙省掾至正末從左丞答刺罕節制金陵兵敗被執亦不屈而死唐氏居蘭谿之三泉歷宋元兩朝世篤忠貞至明時甲第聯翩魁儒崛起遂爲浙東右族云

論曰嗚呼夫章堉書生德廣編戶而元章卑職也曾無一障之寄猶且奮不顧身鼓螳螂之怒臂當車輪以斡旋舊鼎不濟則繼之以死當其膺火未燃宋之君臣方且燕雀處堂之安其時豈無名門右族累世簪纓居高位而食厚祿者一旦國家有事不聞與一旅之師以勘禍亂猶且趨利乘便

依阿洪詔易節以就榮名而嚴氣正性死封疆而著義烈者乃出自草茅下士無所知名之子使朱當未破時得如埔與德廣者數十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爲保障國未必亾即亾亦不至金鼓一振散若鳥獸數千里金湯頓成瓦解如是也蓋天下之勢如布棊將士車馬彼此相當措置失宜遂分勝負可不愼哉

陳自中

陳自中丞相宜中母弟本永嘉人自中取於蘭谿遂家焉好學善著文登咸淳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常

寺丞未上、而元兵渡江矣、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食盡援絶、士卒多散、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

論曰、自中産於東甌。考諸利目。貫籍不係於金華。稽諸鄉賢祀典。則列於蘭邑。忠孝之人。所至皆親。安往非家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三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殷遐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二

方鳳吳思齊

（宋）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江人、夙生有異才、少游學臨安、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常以策干陳宜中、不用、仍不得志於禮部、則以薦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亾、遂絕意仕進、而益肆力於詩、詩日

益工、而業日益落故義烏知縣吳滑、退居浦陽、思與起詩文、闢家塾吳溪上、延致之、邇佳客、則采擷雲月、嘲弄林水、一切世俗事、不入其慮、晚善括蒼吳子善、武夸謝皐羽為死生交皐羽殁數百里奔其喪為函其骨葬子陵臺南間歲西遊訪遺覽古自陵陽牟獻之新安方萬里外若淮陰龔聖予剡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蒲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連文字交嘗遊京口至建業東出永嘉行尋雁宕大龍湫抉摘景物以資賦咏歷覽雄關復與長江巨浸破山巇嶮之處悵天塹不守輒俯仰徘徊悲不自禁一、

一切見於詩文。柳道傳稱鳳詩體裁純密存節娟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然而抑揚頓挫。時以寄其故國舊君之思。鳳論詩嘗曰。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居蓼而不念儀髦。望白雲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尚復有詩哉。宋季文敝。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有關於世。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耳。性不喜佛。讀唐傅奕傳。壯其為人。鳳雖官於宋。其仕未為達也。而有梅福遯莽之志。臨歿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蓋終身不忘宋云。所著有存雅堂稿。樗字壽

父亦能詩

吳思齊字子善其先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遂爲古文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以文知名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鎭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遂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攝縣事縣多兩獄思齊坐獄戸讞問凡株連疑罪悉出之檢覆死刑多所平反郡首吏持之上下丞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

貲與民殊科、獄从不斷由吏教囚以贓累民耳、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獄遂決、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失之、其父訟取于思齊、名其母至庭、一訊而白、時洪起畏守鎮江、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徒厲民耳、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送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爭而怵於禍、思齊曰、吡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酉夢炎當國、言堂有勳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

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公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無所避忌人皆危之而思齊弗顧也既而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謀以自近思齊嫌依婦勢避去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兒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殮者棺之宦遊十年業不增舊比宋亡物家益落至無儋石之儲或勸之仕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聰交遊若其輩詣未巾輒馳去獨方鳳謝翺相與談指畫于背不少倦或行歌於野或登高慟哭

已、乃、別、去、思齊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比其爲人、爲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自號全歸子、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日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其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斷疑、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眞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袠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

論曰、朱學士濂云。予至浦陽仙華山。問方鳳諸子舊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尙隱隱可辨。故老云。方鳳

思齊謝翱三人者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憤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夙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亾貳其心者與昔孔子賢夷齊朱文公作綱目大書陶潛羅隱於册蓋以玉步既改神鼎有歸人人有攀纓登朝之想而一二君子其在勝國人主未識其名而心戀故君長號雪涕雖海竭山摧而此心不滅可不謂賢乎于子之列二子於忠臣猶此志也

戴良

元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少學文於柳待制貫、黃侍講溍，學詩於余忠宣公闕，皆得其師承。至正辛丑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而浙東已入職方矣，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亾，挈家泛東海，渡黑水，憩登萊，求間行歸擴廓軍。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時以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不得達，僑寓昌樂數載，訪求齊魯間豪傑，畜欲有爲，而卒無所遇。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遷，變姓名，隱四明山海間。太祖素聞良名，遣使物色之，不得。上乃令郡國廬舉故元耆碩，令不應者坐大辟。論良既不能匿，十五年乃應名至京師，試文詞若

于篇翻會同館命大官給餼欲官之以老病固辭忤旨待罪京師次年四月卒於寓所蓋自裁也世居浦之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有集三十卷良自元亾後不忘故君舊國思成高尚綸旅之業功既不就遂抑情遁迹盤桓山海間訪羽人釋子而與之佐益肆力於詩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猾士之遺迹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擊節詠歌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

叒無愧蘇伯衡贊其畫像曰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彷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於邪三百年而下猶可想見其人也𡸁有子曰禮能守其家學

論曰吾讀元遺民詩𡸁盖與丁鶴年爲世外交嘗竊議誠意伯劉基之爲人謂基既爲元臣不當展策於明噫誤矣天生大才將爲國霖雨以濟四海故孟子稱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孔子稱管仲匡合之功而不責以匹夫之小諒君子自度其道爲伊尹管仲足以斡旋宇宙即爲基可也𡸁之獻譏過矣然明主龍興士大夫皆滌垢向新薰沐登

執無復有懷首陽之節者。良之在元末膺顯爵。徒以末僚散秩。心懷故主。崎嶇山澤。喪家失措。一旦身受物色。加之軒冕。揮之恐浼。卒不可謝。則引義自裁。良其有王蠋之志乎。齊之顏伯子中。蔡子英之列。何多讓焉。

陳達

陳達、字元達、蘭谿人、自中之孫、父泮、宋亾、有於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陳宜中子孫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泮刻意於學、兼精騎射、賜名䓁真伽剌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擾邊、以泮領宣慰使帥兵

尙平之、悉定其地、賜上樽襲衣、獎擧甚至、武宗雅以莽習知西事、特命撫寧邊隘、初入境、有數千騎突至、莽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從容指揮、以示閒暇、敵疑有伏、相顧莫敢前、有以所戴白幟揭於竿首者、莽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靑榮祿大夫、達以父勳、少入宿衞、學書於康里子山、杜淸碧、奉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正字、文學官、達立朝謇諤、嘗劾禿魯帖木兒、忤上旨、賴太子營救、得不死、辭官歸永嘉、從先進陳高、授尙書語及時事、輒流涕、復

仍爲翰林學士、不起、明師下溫州、達自沉於淵、軍士引出之、以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安置濠州、赦還、蘭谿、以病瘋聞、有薦於朝者、却藥弗御、死、

論曰、元達之祖、爲宋忠臣、而復致死於元、可乎、曰、嵇紹仕晉、卽爲晉死、宜也、百歲之間、祖孫濟美、風烈相映、所謂世篤忠貞者哉、

劉辰

劉辰、金華人、辰之從父、（辰見政績傳）仕元爲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陷常州、援兵絕、遣其子毅賚蠟丸書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辰不屈、圖

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論曰、知事微官而闔門死節。士之報國。豈在爵之尊卑哉。

王褘 附王紳王稌王汶

(明)王褘、義烏人、字子充、師黃溍、得其精詣、元政衰褘、以布衣上書、極言時事、凡數千言、時宰格不用、危素張起岩並薦之、不報、明太祖下婺州、與宋濂同徵、受署中書省椽、商畧機務、上禮之甚、每見。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言文章。輒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江西平、褘進頌一章、上覽之喜、曰吾初渡江。

即聞江南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也。尋授江西儒學提舉司較理、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諸禮制、遷起居注、出為南康府同知、賜黃金束帶丁未、名議即位禮、失對、謫授漳州府通判、奏封事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保世無疆。在乎修德。修德之要。忠厚存心。寬大為政。其大端也。周以忠厚開基。漢以寬大成業。欽惟皇帝。艱難十載。大業鼎新。同符周漢。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

不有則生物之心息矣人君動靜之間務合乎天則天眷自永臣謂宜法天者此也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人心感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否猶有可議者臣謂宜順人者此也時以刑亂用重動致憐夸且賦額逾制人莫敢言者故禕首及之上雖不盡用其言然亦弗之罪也洪武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俱為總裁禕在史局上嘗飲以梨漿一日渴語濂憶之上聞即遣中官齎賜史成進翰林院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初以科舉取士命禕為詔稱旨三年

豫教大本堂奉使土番還禕長身山立上見每喜其爲人時故元梁王把都守滇上欲以漢諭尉佗事下之乃令齎詔招諭雲南禕因說梁王曰皇帝念雲南百萬生靈不忍殲於鋒鏑使使臣遠來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蠭起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六年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臣遠竄砂漠曾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夷酋長莫不稽顙稱臣王今自度勇悍强獷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思欲制一隅與天子抗衡非計之得王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

名俱全。不亦美乎。倘抗不恭。諸皇帝遣一偏將軍將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不以何待。禕神明閑暢、詞氣英激、梁君臣環聽、皆動容謝曰、使者且休。容與日待命。改館甚恭。梁貴人競傳客之。已而故元主使侍郎脫脫至。聞禕在。欲殺之、梁人匿之他所、脫脫讓王曰、國家傾覆、不能救、王反欲遠附他人耶、王不得已、出禕與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爝火餘燼。倘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遂遇害、上不知也、洪武七年、獲梁使之至元者二十人、釋之、使參政吳雲與之偕往、將至、諸人殺雲於道、不

得達、上大怒、命頴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發兵三十萬、討之、雲南平、雲南既平之十六年。上崩、建文帝立、禕子紳始訟言禕死事狀。賜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禕始。靖難後革、正統六年、復以義烏令劉傑之請、改謚忠文、禕學有原本、兼優謀畧、懷抱忠義、而不究所用、天下惜之、所著有華川集、續大事記、皆行於世、子曰綬、曰紳、

紳、字仲縉、幼孤、育於其兄綬、長而好學、師事宋濂、濂甚器之、曰子克有子矣、蜀王聞其賢、聘至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禕持節遠死萬里外、百舍重趼、往求遺

無不得紳因述滇南痛哭記於里之青巖山爲蔡廷
之藏焉初禕以正使詔諭雲南爲洪武壬子時梁王
與故元通王聲勢相倚依違不決明年有使自漠北
來禕遂遇害禕始至雲南梁王接禮甚恭其柄臣達
里麻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匿之春登楊氏庇之陸
力比北使劫以危語遂不救蓋稽時士人用浮屠法
輿至地藏寺北漏澤園祝之以火紳至雲南爲洪武
丙寅去禕死節時已十五年兵爭之後陵谷已非思
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蹤迹渺茫影響莫接因遍
訪其舊人遺老類能言與禕生時往來事所述禕容

貌言行皆妍製作動靜儀從皆一一可稽不爽而特不得其歸骨之所或曰小南門外或曰大佛寺後要皆非是乃至就盡之所拊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紳歸不數年建文帝立以給事中涂誠御史黃觀薦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帝實錄因上言父褘死節狀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事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議贈褘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而紳亦尋卒年四十二紳在宋濂之門最有名其所爲文世多有傳者子曰稌

孫、字叔豐、師事方孝孺、孝孺死、孫潛至金陵、負其遺骸、瘞之雨花臺側、事覺、逮繫、文皇念禕死事忠、特宥之、凡令吏部署用、孫稱疾力辭、歸隱青巖山、又私輯孝孺遺文爲侯城錄、孫子汝字允達、登成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謝病歸齊山、著書自娛、弘治中以都御史虞瑤薦、與白沙陳憲章同名、道病卒

論曰、蕺山劉氏道統錄云、何王金許、遞承考亭之傳、皆屬婺産、宋王二公生於其後、其私淑諸人者與宋公應運而起、綴輯二帝三王之禮樂、以黼黻皇猷、昭一代文明之治、厥功備矣、王公祈天永命

一疏雖伊傅所以啟告其君者不是過也。南中之死。其節義又爲本朝儒臣之冠。皆所謂文章與大焉者乎。仲縉不辭萬里之遠。求父遺骸。叔豐不避戚族之誅。埋師露骨。爲臣死忠。爲子盡孝。爲弟盡義。在三之節。王氏一門兼之。噫。眞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龔泰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從宋濂門人、宗思溍學、洪武丙子、鄉薦、入太學、泰命閱齊府獄、監安東倉、有聲、吏部策試第一、除戸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時高帝升遐、

建文帝即位、燕王入奔喪、以叔無拜姪之禮、不制帝
名、百官議、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禮、龍衣
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議者韙之、然燕王竟不朝而
去、壬午燕師渡江、泰與妻訣曰、事至此吾分合死、爾
携幼稚歸、否則俱溺於井、無辱、須臾宮中火起、泰馳
赴、遇兵校執送金川門、以黨籍無名釋之、郎從城上
自投下、立死、時年三十六、翌日妻求其遺骸收之、得
三尸焉、一泰、一爲廖鏞、其一竟不知其姓名、正統中、
賜謚忠愍、子禾吉、宣宗朝仕至大理寺卿、

樓璉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少從宋濂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洪武中以明經名試歷官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建文帝立膺薦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靖難師入命方孝孺草詔不從滅九族乃命璉爲之歸而慨歎不食妻問之曰得毋傷方先生意耶璉默然一夜自經死

論曰嗚呼靖難之際古今君子之阨運也孝陵之士未乾骨肉之難旋作六宮一燼皇器頓移方黃之儔慘受誅戮而大小臣工各懷致身之義於此雖經於彼淵沉龔泰赴難得脫登城一擲粉身殉

國烈矣。樓璉於金川失守之時。徘徊生死之關。兩端未決。旣承艸詔之命。歸而自裁。或者疑其非忠。然使璉當授簡之際。投筆峻拒。以求一死。則十族之誅。且匪方氏之故武矣。夫古人制刑。雖元惡大憝。不過籍其妻女。給役掖庭。未聞入教坊司也。入教坊甚矣。而又使轉營奸宿。死則暴屍飼犬。予嘗讀王世貞國朝叢記。載壬午諸事。不覺怒髮上指。曰人事至此。三綱淪。五常斁。蓋文皇挾其怒勢。以折一時懷忠之臣。而又激於方孝孺之剛心勁氣。遂至不顧千古之誹議。而倒行逆施。在孝孺亦止

以一死成仁踐吾素志而不謂慘毒之至此極夫人生之大倫有五旣有君臣豈無父母豈無兄弟豈無妻子豈無師友吾欲盡其一而戕害僇辱其四於義宜乎吾旣一死亦足以報故君矣然則璉之所爲適合情理不足多咎也

陸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章楓山門人也爲人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礪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泰和令有惠政民立祠祀之被召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值太皇太后喪上自大同馳歸數月復出震疏諫幾不測大臣

中救得免、遷車駕司員外郎、巳卯春、倖帥江彬等、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震、乃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諫、吾何以祿爲。乃與同部郎黃鞏聯名疏諫曰、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爲忠、苟有所見而不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承事陛下。叨蒙寵榮。曾未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日殞塡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是爲負恩悞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大壞於邊帥。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

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周敦頤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静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爲能主静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

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日臣僚間或言及時政。則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謀國安民之長策。無由自達於九重之前。雖有致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褒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言者容之。過訐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其極至於禮樂刑罰之盡廢。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厥係重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躋唐虞。下媲商周。何所不可。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

下自稱爲公。雖則爲天王。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天子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處小朝廷求活者。則臣寧賈耻之。伏望陛下俯垂採納。謂戲無益。仰日削太公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懷統以正。而朝廷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昔者益戒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

時遊戲不出大廷驅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
而幸宣府幸大同幸陜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傷財
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自保陛下
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
自視爲何如主近日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
挈妻子以避太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
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
猶恐不支況又重以楚之幾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
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
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

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驅蒙塵。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維往日之非。翻然悔悟。下罪巳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各還家。雪既往之繆。舉收巳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忘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

之小人。竊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嚼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伏望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眾

朝臣工皆知陛下信彬甚篤嘿不敢言臣亦知言出而身危然臣危則陛下安臣亦何惜以一身報陛下哉其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者天下本也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覆況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即及此時上告宗廟請母后之命將近日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宜付皇親勳舊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

於宗室中。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他日誕生聖嗣。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出臣二人之愚。以爲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六事之中。而崇正學。又其要也。臣于冒宸嚴無任隕越之至。是時伏闕而諫者二百人。有詔以震等六人首倡議。皆廷杖。而褫三木。以號於門者五日。震等仍下錦衣獄。三加訊杖。死時黃霧四塞。水溢內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初震作獄與黃夔講易九卦。以明處患難之道。作詩曰杞老絲千緒。

葵心托藎言、一身曾許國、九死敢忘恩、檞廌冠仍在、朱雲檻不存、空庭對明月、古道照乾坤、嘉靖初贈太常寺少卿、錄一子、

論曰、吾讀陸太常奏疏、明大慨切、較之魏徵陸贄何能遠過、雖碧化九原、而氣揚千古、楓山門徒如此、允為儒教之光矣

徐玘

徐玘、東陽人、以明經官鄖城訓導、以事至京、寓其從弟刑部郎珙所、時大璫劉瑾張甚、口掾天憲、誅鋤朝士、公卿諳縮不言、玘乃嘆曰、朱槐里梅子真何人乎、

豈可當吾世而無其人乃草疏列其罪狀藏之曰不可使吾弟知適逢其會上之歸而與其弟對食竊自喜曰今日始快天下之憤弟曰兄所言何也曰劉瑾凶險弟所知也予積不能平今爲疏上之矣倘達帝聰斬除元惡天下之幸也弟曰兄所言信乎曰然弟乃搏膺曰兄狂乎滅門禍至矣急索衣冠詣瑾門求死瑾曰吾諒爾不知汝兄罪當死然小臣不足以辱斧鑕須臾曰瑾武士十餘人哭入捽之去家人皆哭兆璣曰曰老頭顱停値幾文錢何惜也乃罰跪午門時六月六日同跪九人斃其七兆得不死貶九江河

治所大使、仍卒竟陵鍾惺爲之讚、比之漢曹鸞焉、

論曰、吾讀瑞宛洛雜記、所載劉璉諸事。其於京朝大臣。不啻土芥踐而奴婢使。牛羊驅而鳥獸肉矣。夫璉以刑餘之徒。席憑社之勢。若猛獸之據嵎。鼓牙搖舌。以睨士大夫。遭其怒者。莫不血肉狼藉。魂飛胆落。以得保首領爲幸。比以青瑣首稽中一老博士。獨能奮不顧身。抱其勁直之氣。編虎鬚而摩虎牙。冉刃刀鋸之在前。而一無所懾。可謂偉矣。夫廣文非言責之官。罷廣文於中朝士大夫之列。不齊蚍蜉蠛子。比形於鷦鷯矣。至於疾風一振。士大

夫皆如經霜黃葉。亂落委地。無有標孤節。而格勁風者。而一介小臣。兀如蒼松古栢。挺然於大冬嚴雪之下。士之。取重。於世。豈以爵位之崇卑論哉。

盧洪春

盧洪春、號東麓、東陽人、萬曆丁丑進士、由旌德令、陞禮部主事、萬曆十四年、皇三子生、封母鄭氏爲皇貴妃、而皇長子母貴妃王氏、止稱恭妃、洪春乃上疏曰、爲政必先正名。主器莫若長子。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傳云。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孽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頃者陛下宣召禮臣。特傳御

札進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夫陛下寵愛貴妃加以
一字之榮似不爲過但皇貴妃之號亞於中宮陛下
爲先帝元子慈聖太后誕育聖躬故元年進封慈聖
太后爲皇貴妃次年册立陛下爲東宮今貴妃雖寵
冠後宮而恭妃實誕育元子一旦超而上之在聖心
雖未有所主而中外臣民已陰窺陛下之微矣夫儲
貳國家根本祖宗二百年來立長立嫡未聞以愛立
者陛下守祖宗之成法建國家之大本萬萬不以愛
廢序而天下環視以伺聖心之微者往往在於詔誥
之間今待元子之母之禮如彼待三子之母之禮如

此陛下縱無他意如天下疑何夫陛下須一詔布一令而使天下心疑甚非國家之福也故臣願陛下抑愛以禮防患於微停止皇封以防並后之嫌早建太子以重主器之典則名正言順本固邦寧社稷靈長之慶端必賴之矣倘以爲綸音已出勢難中止則臣請進封恭妃爲皇貴妃則稱號供奉之禮無所軒輊他日子以母貴之說無由得入亦以釋天下臣民之疑夫祇府之愛父不能強之於子臣豈敢必之於君但嫡庶之分長幼之節國家安危所係萬世綱常所關臣何敢惜一旦之命不爲陛下杜未然之禍哉疏

上不報越數月孟冬享太廟傳旨遣官代祭洪春復疏諫言甚峭直帝大怒有旨命錦衣衛痛杖六十褫職爲民受杖時幾死編修馮琦陸可教負救得甦天啓初追贈光祿寺少卿遣使諭祭崇禎十年復賜勅褒獎加贈奉政大夫

論曰夫禮者所以彰疑別微以爲民防者也履霜不戒馴至堅冰堯母名門遂啓巫蠱之禍神宗不能謹牀笫之偏愛挺擊之變幾至奪嫡厥後大獄蔓延累歲不決君子見幾於微防患於早讀東麓之疏語語龜鑑然巳與死爲隣矣吾婺風土質厚

士。大。夫。皆。慷。慨。激。烈。有。獨。立。敢。言。之。氣。勝。朝。先。賢。若章文懿之諫元宵燈火。陸鶴山之諫止遊幸。併此而三。皆朝陽鳴鳳也。信足後先竹帛。箕與謨。可謂盛矣。

王鈇

王鈇、號蒼野、世居東陽、以順天籍登嘉靖庚戌進士、授常熟令、時倭寇大至、鈇預繕城垣以待、比倭逼境、輕舟往覘、適與寇值、衆潰、遂手刃數人、被執而死、而城以全、事聞、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命有司立祠祀焉、祠在東陽、

周鳳岐

周鳳岐、字宇和、永康人、登萬曆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轉戸部郎、督餉愼庫、以索靴料銀、忤魏忠賢、逐歸、崇禎改元、起爲禮部郎、陞湖廣江防道、仍俻兵四川、時黔司與蜀苗爭疆、單騎釋之、立碑爲界而還、陞澧州叅政、流賊圍荊州、鳳岐提兵策應、賊將王老虎襲澧州、逐而復之、未幾、張獻忠陷長沙、轉攻澧州、叅議陳璸出戰、陷殁、鳳岐振盡援絶、城陷被執、賊帥觧其縛、而諷之降、鳳岐罵曰、予守封疆。不能殺賊。猶將爲厲鬼以報君父。佹肯與賊俱生乎。奮拳擊之。賊怒、斷

脅剖腹而死、事聞、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祭葬、廕一子、崇祀郡邑鄉賢、

徐學顏

徐學顏、字石松、永康人、自萬曆丁酉、迄天啓辛酉、三中順天副榜、乃以貢生授楚府左長史、王以下皆敬愛之、攝江夏縣事、時流賊大起、乃預修樓櫓以禦賊、秩滿將去、以王爲補兵餉、癸未夏、張獻忠陷武昌、與賊搏、斷其左脅、罵益厲、賊支解之、闔門殉難者二十餘人、事聞、贈按察司僉事、祭以一壇、有司治葬、建祠於其鄉祀之、廕一子、

王肇坤

王肇坤、字亦資、蘭谿人、登萬曆辛未進士、其祖繼泉翁、以九字箴寄之、曰忠事君、惠使民、潔律身、肇坤奉爲寶訓、初授刑部主事、以平恕明允佐其曹長、尋遷江西道御史、上疏、請太子出閣講學、奉命巡視居庸紫荊兩關、簡閱兵馬、時羽書告急、守土之臣、皆抱首鼠竄、或曰、公職在查核、無封疆之寄、不必以身入危地、盍少緩其行、肇坤義形於色曰、國家有難、凡爲王臣、皆當以身殉國、豈可逗遛不進、且兵逼陵寢、臣子豈可坐視、君當以死赴之、即時介馬徑趨巡視、時營

兵四調城無壯丁、足供樓櫓者、獨以忠義激勸士民、嬰城固守、數日夜不解、求援之疏三上、迄無發一卒者、力屈城陷、猶力戰、身中四矢兩刃而死、時方七月、甚熱、逾十日、門役張承祖往覓遺骸、獲其元、面色如生、事聞、加贈大理寺卿、廕一子、

論曰、王蒼野係籍燕京、廟食東邑、忠義之澤、罔馨桑梓、春秋享祀、承與此土共有千古、周徐二公守土之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守封疆、以捍敵圍、固其職也、王大理身無一障之寄、不提一旅之師、手奉尺一、巡視邊壘、即使罔難不進、初無有操軍

悠以議其後者乃兼程疾趨力鬬身死喪元砂磔以馬革裹尸而遂其素志然也至於牙杉之元既歸壽亭之將欲動身可殺而氣不可磨千載而下凜然如生不亦卓然烈丈夫哉

朱大典

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金華人爲諸生二十年不第落拓縱酒貧刀筆自給人皆厭薄之刀筆師陳六二獨奇之得錢郎與沽酒登萬曆丙辰進士爲章邱令擢兵科給事中疏劾魏忠賢不法時福建有紅夷之亂與海寇劉香李桂相掎角璫司希忠賢旨使偷兵

漳南、公與撫臣南居益、誘紅夷入內洋殲之、盡剪餘寇、漳南以平、而魏璫益横、殺楊漣左光斗、公乃歸隱金華山、崇禎改元、魏璫誅、乃起公為天津兵備、將山東戍卒因赴闕求糧不得、叛入登州、據登圖萊、踰月不解、乃以公巡撫青登、集主客步騎數萬攻之、糧絕空其城、遁入海去、公還青萊民實之、是歲山東饑、乃以公巡撫山東、賑卹有法、全活甚衆、崇禎八年、流賊陷鳳陽、挖陵寢、漕例不通、於是公以戶部左侍郎總督漕運、巡撫淮陽、流賊至五戰、皆破走、而盜厲漕艘挾私之禁、衆商騰謗、公之撫揚、深維陵寢重地、卽修

鳳陽城、嚴兵固守、或且議其養寇、乃乞假歸籍、以重賺、被劾。緹騎出國門。而李自成破京城矣。公募兵勤王、與權相不合、未有所建、而南都失守、公同阮大鋮走太平、拉鎮東將軍方國安護從太后至浙、國安師潰、而公退守金華、國安擁亂兵、大掠而東、蟻聚婺城就食、公閉城拒之、國安圍之六十日、七戰皆敗、乃太、旣而

皇清兵渡錢塘、公嬰城固守、合家縱火自焚而死、而故叅將杜學伸、金華令李汝斌、亦俱死之、時丙戌之七月十六云、前二日、季婦章氏入室自縊、公歎而賢之、次

于萬祚、亦先死、杜學伸者、東陽人、儒雅修髯、有才畧、好爲歌詩、工繪事、在遼東積功爲都督僉事、仍以參將守孝陵、忤守陵太監、棄職家居、朱公以閣部開府金華、盡起歸田宿將、移致學伸、委以軍政、請歸家省墓、朱公恐其遁也、未決、學伸乃曰、大丈夫旣以身許人、臨難逃避。必不爲也。乃許之歸。歸則割牲祭墓。會宗人聚飲。酒酣曰。學伸將去。聊盡今日之歡。或曰、公如脫網之魚。可無行。學伸乃言曰。吾旣以身許國。軍事方急。豈可後期。慨然策馬赴郡。李汝斌者、宣城人、爲金華縣丞、方國安兵至、道府以下官、皆竄去、汝斌

務方得槩、以功薦知金華縣、加兵部職方司主事、

張國維

張國維、字其四、號玉笥、東陽人、少工舉子業、名噪諸生間、登天啓壬戌進士、爲番禺令、邑有沙田、爲豪家侵佔、仍清舊界、以業貧民、歲饑、廣中穀價騰貴、直指使者令兆協、饑民群譟而起、乃令平價以糶、亂民以輯、攷最、擢刑科給事中、再轉而爲禮科都給事、尋晉太常小卿、巡撫江南、時流寇起楚豫間、國維以安慶踞西都上游、額兵改調、徒以空城孤懸、江北兵來、無備、且以弭盜之策、首先安民、安民在足食、既行部郎

增設安慶戍卒亟餉餉之又做周文襄爲平賦水利
諸政凡吳中一切改折加折虛糧浮泒加耗等弊皆
疏革之凡塘堰漕渠之衝決廢壞淤塞者皆以次興
築而濬治之大小凡數一處載吳中水利全書吳人
感悅於是乃晉二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
督河道兼提調漕餉時以旱泉涸運艘不通公禱於
泰山乃雨仍搜浚泉源蓄水灌輸所在徵兵接應二
逆皆遁璽書褒勞而泰安賊李青山聚徒剽掠陷城
邑公命將以討擒之而餘賊亦以次勦除東境以安
賜白鏹表裏廕一子功爲崇禎十五年而李自成方

陷河南轉戰入蜀軍事方午。乃晉公兵部尚書前視事印檄薊督趙光忭與督師范志完。協力防禦詔天下援兵以衛京師。畿輔少安。然河曲以南少全城矣。乃上疏請赴軍前自効。不報、則命相國周延儒視師、上性猜、輕殺、軍政日弛、國維在中樞、頗執法、乃疏論兵事、指陳時弊、則有云、吏胥分將閫之符。門客掛將軍之印。或年力衰憊。復想登壇。懦怯庸流。再思進步。或叅革而改圖善地。或降處而輙復原官。或世職會無一薦。影響得以冒功。或遲楹十無一完。拔勇枵然臘等。諸所陳畧多禁革。仍以周延儒被論、併逮國維、

自白得釋、乃命督理浙直等處練兵輸餉事、馳驛至山東、而京師破、國維兼程渡江、遵所奉詔旨、募東義壯勇應詔、至建業、以原職協理戎政、所陳戰守策、與馬自英議不合、明年請告歸、南都失、越人乃立魯王於會稽、國維表賀、乃以兵部尚書入閣辦事、時朱大典則奉唐王於閩、開府金華、而國維則屯兵西興、爲保守會稽之策、期年師潰、魯王航海、國維追之台州、不及、還家辭母、畢、作詩三章、自沉於池而死、是夜有星殞如斗、其光燭地云、

金漢蕙

國朝金漢蕙、字公樹、義烏人、登順治己丑進士、時方用師嶺右、釋褐即授廣西右參議、分守右江道、踰二年、辛卯、嶺右始平、抵柳州視事、時張獻忠將李定國遁歸粵、率兵來攻、明年桂林陷、柳當其衝、漢蕙率士民堅守、城孤無援、守八日、力竭城陷、被執、罵桂林仍遇害、贈光祿寺卿、予祭葬、廕一子、曰以琳、仕鬱林知州、